

拜太岁

上海城隍庙 香港蓬瀛仙馆 编著

蓬瀛仙馆道教文化丛书道教礼仪系列之 ①



拜太岁

上海城隍庙 香港蓬瀛仙馆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拜太岁/香港蓬瀛仙馆 上海城隍庙编著.——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80254-239-6

I. ①拜… II. ①陈… III. ①道教-神-崇拜-中国
IV. ①B95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31286号

拜太岁

香港蓬瀛仙馆 编著
上海城隍庙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44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 (发行部) 64095265 (编辑部)
责任编辑: 王鸣明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80×1230毫米 32开本 5.25印张 130千字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4-239-6
定 价: 29.00元



缘起

编辑出版多系列而文字浅白、通俗易懂、生动有趣，能够被普通民众所接受和喜爱的道教文化丛书，一直是我们的理想和心愿。我们深切体会到，光是用“博大精深”来形容道教文化，这未免流于抽象、空泛。实际上，道教文化每时每刻都真切地体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并产生着具体的作用。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和社会等错综复杂的原因，导致道教及其文化未被人们正确地理解，部分民众不但对道教、道教徒以及道教文化缺少认识，甚而有误解和偏见。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过一些切实可行的方式，与社会民众沟通交流，帮助人们理解我们本民族的传统道教文化。所以，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由多个系列组成、涉及到道教文化多个层面的丛书。这项工作在我们看来，既是一种传



统文化的宣传，更是一种社会责任的体现。

萌生编辑出版多系列丛书的想法，这是从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来考虑的。如今走进书店，在琳琅满目的各色图书中，道教类的书籍大概是比较寂寞的一群，相比较其他宗教书籍而言，道教图书数量少，有兴趣购买、阅读这类图书的人也不多。究其原因，一是由于缺少组织支持，道教书籍的出版缺乏系统性，出版物零散；二是写作手法不通俗，文字深奥、艰涩，忽略了一般民众的阅读感受；三是文史、哲学类的学术性研究著作多，而知识性、趣味性、生活化的普及性读物少，不受普通大众的欢迎；四是部分图书印刷质素欠佳，图文编排略显粗略，也是不够吸引人的一个因素。

统筹和组织出版多系列的蓬瀛仙馆道教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是因应时代的需要而成立，目的是基于道教的立场，有组织、有层次地阐述及介绍传统的道教文化，加深人们对道教的了解。

缘于上述宗旨，道教文化不同领域的丛书将会分成不同系列出版，例如道教经典、道教善书、道教神仙、道教养生、道教科仪、道法道术、道教建筑、道教医学、道教艺术等等。每个系列虽然因本身内容所需而有其独特之处，但基本上所有丛书系列均会力图在以下方面显现特色：

1. 出版的图书力求文字浅白通俗，表述生动、自然，具时代感及可读性。
2. 图书内容以宗教为主，而以科学的态度，去理解阐释道教文化。
3. 印刷精美，图文并茂。



4. 针对读者日常所遇到的细节，将道教文化融入于人的生活中。

5. 每一本出版的图书，都会有若干数量以传赠的方式免费寄给中国主要宫观及海外道观，全球的道教官观将会以丛书为纽带而连结起来。

道教文化丛书的顺利出版，得到了海内外学者和同道大德的大力支持与协助，参与这项工作的各系列主编及各位作者，各尽所长，为丛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香港蓬瀛仙馆这一项目，是弘道工作的一大要务，拨出专款给予支持，保证了丛书有计划、按步骤地陆续出版。

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努力，并从这些贴近民众生活，适合大众口味的丛书中，一起来分享道教文化带给我们的智慧和快乐！

蓬瀛仙馆永远馆长卢维幹



总

序

一片丹心拱北辰

西方有哲人说得好：“仪式是文化的真正的纪念碑。”

这句话说得也非常符合实际。因为，我们每接触一种异质的文化，都是首先从仪式获得感知。诸如，中国人见面打招呼，往往就是抱拳作揖。西方人见面打招呼，往往就是握手，拥抱，甚至吻手、贴脸。而日本人见面打招呼，往往就是一连串的点头哈腰和不停鞠躬。于是，我们就获知中国和西方乃至日本的文化差异。中国人招待喝酒，那就像内地流传的“感情深，一口闷”。而西方人和日本人嘴里说着“干杯”，而往往只是舔一舔酒而已，等





等，等等。这些不同的仪式，正是不同文化背景的区别的体现。



中国本土产生的道教是一种拥有丰富仪式的宗教。道教的仪式植根于深厚的中国文化背景之中，体现的是完全本土的天人关系的思想、人际关系的理念以及仪式行为的特色。人们接触道教往往不是从思想入手的，而是从道教仪式入手的。因此，道教仪式正是西方一部分文化人类学家关注的热点，他们正是从道教仪式开始进入研究中国道教的大门。

道教仪式有个漫长的传承和演变的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过程直至今天仍然在延续着。蓬瀛仙馆道教文化丛书计划出版的道教科仪系列包括的各个分册，将分别介绍道教科仪包含的丰富思想、行为特色以及它所包含的深厚的中华文化的底蕴。并且，希望能够以此推动道教科仪的现代化的进程，使得当代道教科仪能够适应时代的需要，服务当代道教信徒的需要，以便道教科仪在内容上和形式上符合当代道教信徒的审美情趣，从一个方面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适应时代的强大的生命力。

元代道教诗人马臻在他的《霞外诗集》中曾经有一首诗写到元代大德辛丑（1301年）冬，张天师奉旨



在官内行醮祈雪，礼成后感通神灵，天降大雪，解除了旱情。诗称：“醮罢龙楼异渥新，煌煌印剑嗣金真。纶音锡命期三日，奏牍传诚走百神。云叶尚笼中夜月，雪花已散万方春。太平有象乾坤大，一片丹心拱北辰。”诗歌描写了内醮辉煌的场面，醮仪的内容以及中夜笼月、万方雪飘的景象。而最让人感动的则是道教中人关怀国家、关怀庶民、祈祷太平、一片丹心的胸怀。也正因为如此，千百年来的道教和道教科仪始终和民族、民众、民生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华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道教是天长地久的。

道教科仪也将是天长地久的。

本书编撰过程中，曾得到陈耀庭教授的帮助，谨此致谢。

蓬瀛仙馆理事长 李宏之



太岁神崇拜的由来 及其时代意义

香港蓬瀛仙馆理事长

李宏之

香港蓬瀛仙馆副理事长、科仪主任

马梓材

太岁神崇拜，古已有之。

但是，从崇拜太岁神进而独立出一项专门的祭拜太岁和酬谢太岁的礼仪活动，并且得到广泛的流行，却是当代道教之事。近十余年来，中国内地沿海地区、港澳台地区以及海外华人中，祭拜太岁神已经成为人们每年新春节日中一项重要的活动项目，各道教宫观也有了一整套祭拜太岁神的科仪。每年岁末，酬谢太岁神的护佑也是人们的重要礼仪。在祭拜太岁神的人们中有道教信徒，也有佛教信徒，也有平时很少进庙的人们。

一，太岁神崇拜的由来

东汉的王充（27—97年）有过一本名著《论衡》。《论

《衡》是一本在世纪初期批判所谓“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的专著，其中第二十四卷就有一篇《难岁》。《难岁》的篇名就是诘难太岁神崇拜。但是，由此可知，王充的时代太岁崇拜已经流行，因为不流行，王充就不会诘难它。王充的时代，有组织的道教还没有形成，因此可以认为，对于太岁和太岁神的崇拜出现在道教形成以前，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王充在《论衡》的《难岁》中引用了《移徙法》称，“徙抵太岁凶，负太岁亦凶”。王充解释这两句话说：“抵太岁名曰岁下，负太岁名曰岁破，故皆凶也。假令太岁在甲子，天下之人皆不得南北徙，起宅嫁娶亦皆避之；其移东西，若徙四维，相之若者皆吉。”¹这里说到就是太岁同一定的方位的相冲相克的关系。太岁在甲子，南北就是太岁所在的方向，因此，“皆不得南北徙，起宅嫁娶亦皆避之”。

在东汉时期，太岁已经有了专门的神灵管理。王充说：“积分为日，累日为月，连月为时，纪时为岁。岁则日月时之类，岁而有神。”²这里的“岁而有神”，就是太岁神。太岁神实际上就是时间之神，年岁之神。由于岁星和太岁星分别处在随时运转的不同方向，因此，太岁就同一定的时间和方位联系在一起。人们不能在太岁的特定方位上行事，这就是俗称“太岁头上动土”的意思。

太岁神既然是时间之神、年岁之神，就不得不要说到中国古代纪时纪年的方法。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就已经有了用

¹ 《论衡》，第3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版。

² 同上，第379页。



“天干”（甲乙丙丁等）来纪时的文字材料。至于用天干搭配地支来纪时，则大约于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不过在周秦时期另外还有以“摄提格”、“赤奋若”、“滩”等来纪年的，例如：屈原《楚辞》的《离骚》中有句称：“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朱熹注称：“摄提，星名，随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贞，正也。孟，始也。陬，隅也，正月为陬。盖是月孟春昏时，斗柄指寅，在东北隅，故以为名也。”¹

据清代赵翼引刘恕的《通鉴外纪序》称，“甲子纪岁，自王莽始。莽下书言始建国五年，岁在寿星苍龙癸酉。又云天凤七年，岁在大梁仓龙庚辰。自此以后，无不以甲子纪岁矣”。²但是，据赵翼考证，《汉书律历志》、《天文志》、《五行志》中都有以干支纪年、月、日的材料，因此，赵翼认为，“此皆在新莽以前，则不得谓自莽始也。盖干支之义，所该者广，甲子与摄提格之类，字虽异而义本同。古人唯恐年月日时易混，故分别纪之。后世趋于便易，故年月日概以甲子纪，其实一也”。³不过，应该承认的是，在历史文献中，明确地使用干支来纪年的，恐怕还是王莽。

王莽（前45—后23年）和王充（27—97年），几乎是同一时代的人，因此，可以认为在公元初年，以天干地支搭配纪年和命名太岁，并且认为太岁有太岁神灵管理主宰，这样一种信仰已经在社会上下流传开来了。

太岁神崇拜出现在道教形成以前。早期道教的《太平经》

1 《楚辞集注》，第3页。

2 《陔余丛考》，第721页，中华书局，1957年版。

3 同上，第722页。

卷一百十六《某诀第二百四》有句称：“然未欲大得天地之心意，有益于帝王政理者，乃当顺用天地之心意，不可逆太岁诸神，同合其气，与帝王用事。”¹这段话明确说明“太岁诸神”在道教形成之初就已经纳入了道教的神仙体系。

在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内篇》中，卷六《微旨》篇说到人身中的“三尸”时称，“每到庚申之日，辄上天白司命，道人所为过失”。²这里的“庚申”是以干支纪日的证据。卷十八《地真》说到“守一”时称，“能守一者，行万里，入军旅，涉大川，不须卜日择时，起攻移徙，入新舍，皆不复按堪舆星历，而不避太岁太阴将军、月建煞之神，年命之忌，终不复值殃咎也”。³卷十九的《遐览》篇说到《三皇文》时称，“又此文先洁斋百日，乃可以召天神及太岁，日游五岳四渎，社庙之神，皆见形如人，可问以吉凶安危，及病者之祸祟所由也”。⁴从上述《抱朴子内篇》的引文可知，至少在东晋时期，具有人形的太岁神已经出现，并且有了“太岁太阴将军”的说法，或许这就是称太岁神为“大将军”的发端。其次，葛洪也明确指出，太岁神崇拜主要在“堪舆星历”之术的领域里，并且同人的年命有关，可以从太岁神那里问人的“吉凶安危，及病者之祸祟所由”。

但是，在齐梁道士陶弘景编撰的道教第一部神系经籍《真灵位业图》中，却没有关于太岁神的记载。这表明，在茅山系统的上清派里，同堪舆星历有关的太岁神还没有稳定的进入其

1 《太平经合校》，第629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2 《抱朴子内篇校释》，第125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3 同上，第325页。

4 同上，第337页。



神仙体系。《真灵位业图》只是在第七左位和右位上，有名为“将军”的神名，例如：“后中卫大将军孔文举”、“监海伯治东海温太真位比大将军”、“部鬼将军王廙”、“将军顾众”、“东越大将军刘陶”等等。陶弘景注称这些将军“统属仙官”，也就是在神系中地位较低的职能官吏。

根据任继愈先生的《道藏提要》，大约在隋代出现了两种道教经籍，即收录在《道藏》中的《六十甲子本命元辰历》和《元辰章醮立成历》，其中出现了六十甲子太岁神的姓名。

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编定的《道门科范大全集》中称太岁神为“六十甲子本命星君”，而并无“太岁神”的字样。例如，该集的卷一至卷三的《生日本命仪》的“早午晚”三朝行道仪的经本，奉请的神灵之中有“六十甲子本命星君”，称六十甲子为“本命星君”，而不称其为“太岁神”。生日本命科仪的主神也不是“六十甲子本命星君”，而是“至真无极大道三清三境天尊，昊天玉皇上帝，紫微北极大帝”等等。科仪的经文称，“窃惟三十六部尊经，修生为本，二十七等斋法，崇善为先。所以，本命七星移度之篇，具命神咒；三皇监干之旨，许佩宝符。司马度藉以延生，太一制魄而保寿。元父玄母，内镇百关；金晨玉华，外祛众恶。降日华于大洞，解宿结于三田。勤而行之，可以云升羽化。则本命具存修之理，载彼真经；生日敷大有之书，明于奥旨。司命回十绝之信，元君开定籍之章。三界在庭，万神列位，然后纪善录恶，保寿延生”。¹从杜光庭编定的科仪经文中，可以知道，至少在唐末

¹ 《道藏要籍选刊》，第8册，第111—1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五代时期，道教神系中，主管人的寿命长短的神灵，只是司命和元君，还不是“六十甲子本命星君”。“六十甲子本命星君”在神系中的位置只是在众神的最后，虽然已经正式进入了道教的神仙系列之中。

太岁神有姓名是隋代以后的事情。

《道藏》中的太岁神名凡五见。

一见于《元辰章醮立成历》，其中卷下有“消本命元辰胎生行年元辰等灾”。该篇收有六十位太岁神的姓名，称太岁神为“六甲六旬神名”。¹

二见于《六十甲子本命元辰历》。全篇都是六十位太岁神的姓名，只是在神名之后，附有从官的数量，注有各星宿的名称。²据任继愈的《道藏提要》称，“《隋书经籍志》着录《元辰历》一卷，或与本篇有关”。³

三见于《摄生纂录》的《行旅篇》。该篇有“六十甲子”。其中列举有六十位太岁神的姓名。王卡教授在《中华道教大辞典》的《摄生纂录》条引用《新唐书·艺文志》和《通志·艺文略》的材料认为此书是唐代王仲丘所著。⁴

四见于南宋道士吕元素的《道门定制》卷七。该卷有

1 《道藏》，第32册，第714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版。

2 《道藏》，第32册，第717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版。

3 《道藏提要》，第10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4 《中华道教大辞典》，第35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请六甲神官状》，其中列举有六十位六甲神官的姓名。¹

五见之于南宋道士蒋叔舆（1156—1217年）编的《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其中卷十有《六十甲子直神》，收有六十位太岁神的姓名。在神名后面还附有“从官”和“符吏”的人数。蒋叔舆有题注称，“古章本无直神，不用亦可”。²

五种《道藏》经籍中的太岁神姓名基本上是相同的，其中略有的不同只是个别文字的差异，这可能是经文传抄中出现书写错误造成的，也可能是因为道门各代贤德在传抄中刻意修改的。大约在隋唐以后，六十位太岁神都有了“大将军”的姓名。

可能成书于隋的《六十甲子本命元辰历》，在每一个太岁神姓名及从官数量之后，分别注明该太岁神同一些星象的联系，例如：贪狼星、禄存星、文曲星、武曲星、廉贞星、破军星等。这些星名原来是堪舆术中对于不同山形的命名，共九种，称“九星”，大约在隋唐之间被吸收进了紫微星相术中，以人的生辰八字配合紫微十二宫来推断人的一生吉凶祸福。可能成书于唐代的《摄生纂录》，则在从官数量之后，附有“金木水火土”等字样。此处所说的“金木水火土”并非是指五行，而是指堪舆术中的“五星”。在堪舆术中，“五星”和“九星”是相通的，一般认为文曲星即水星，廉贞星即火星，贪狼星即木星，巨门星即土星，武曲星即金星。因此，《摄生

¹ 《道藏要籍选刊》，第8册，第7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² 《道藏》，第9册，第431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版。



纂录》的记载同样显示出道教六十位太岁神同堪舆术、星相术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到了南宋以后，道教经籍中太岁神的叙述就很少有堪舆术和星相术的痕迹了。

现今流传的北京白云观元辰殿的太岁神名号和《道藏》中诸经籍的记载不尽相同。

北京白云观的元辰殿，信徒俗称为六十甲子殿。据传建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当时金章宗的母亲瑞圣皇太后得了病，于是在正月初八那天祈祷丁卯元辰神，结果疾病痊愈。于是金章宗就拨款兴建丁卯瑞圣殿。殿中奉六十元辰神像。从此，就有了向元辰神祈福免灾之说，称为顺星。顺星就是在不顺利的流年，通过祈祷元辰，得到护佑，可变不顺为顺利的意思。后来，道教就以正月初八为顺星佳节，流传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金代的六十甲子神像现已不存在了。如今北京白云观元辰殿的六十位辰神像，是1983年根据白云观保存的清廷内官如意馆的六十甲子绘画像为蓝本，重新塑造的。北京白云观的六十位太岁神的名号也都依据清代如意馆画像所题。虽然这是按照清代如意馆画像塑制的，但是，六十位太岁神的名号没有满族姓名的痕迹，画像上太岁神的装束也没有丝毫满族装束的细节。因此，清代如意馆制作此套画像时，可能有前朝的蓝本。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内道观都按照北京白云观的模式修复和重建，于是，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北京白云观的元辰殿及其太岁神姓名就得到了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取代了《道藏》中记载的六十元辰神的名号。